

到底有没有一种爱情叫纯真？

因为梦想，生命才熠熠生辉！

因为追逐，才有精彩的飞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动女情史 / 王棵 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5
(名家新锐经典文丛)
ISBN 978-7-221-09447-6
I. ①动…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5915 号

动女情史

王棵 著

出品人 曹维琼

策划人 杜培斌

责任编辑 陈继光 孟豫筑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印刷 贵州新华印刷厂

规格 710×1000 毫米 1/16

字数 265 千字

印张 16.625

版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978-7-221-09447-6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851)6828640 6828477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851)6828477 6828390

目 录 /

CONTENTS

上部

一、爱情嗷嗷待哺·····	2
二、唯你独笨·····	16
三、纯白度直线下降·····	31
四、天生示爱狂·····	44
五、牺牲都是传说·····	58
六、欢愉来了又尽·····	69
七、凡爱都有疯狂期·····	82
八、不许用爱情搞砸一切·····	96
九、爱岂可当成诱饵·····	109
十、恭请爱情退居二线·····	121

下部

十一、金色青春搁浅十年·····	128
------------------	-----

十二、他活着,可 he 已消失·····	142
十三、闪电式扫盲·····	157
十四、生逢动年,务须狂奔·····	173
十五、动女驾到·····	181
十六、脱轨,脱轨! ·····	193
十七、变脏进行时·····	207
十八、告别演出·····	221
十九、在跌倒前重生·····	232
二十、我们渐渐成为手足·····	243
二十一、声重如斯·····	258



一、爱情嗷嗷待哺

我们到达 S 中队时,他们正在踢正步。

一组照片记录了这两性会合的珍稀时刻。

照片出自业余摄影师曹副区队长之手。同许多年轻人一样,曹副区队长那年正在设法改变命运。在他的个人规划中,他先要在军报上至少发表三张照片,尔后迅速向团机关递交企望成为一名新闻干事的书面申请。两个陆军女兵在这个海军训练团的首次现身,在他认为,是一个极值得利用的新闻点。

后续事实将证明,曹副区队长有效地利用了这个新闻点。换句话说,如他所愿,那组照片中的一张,有幸被某军报刊登。照片被赋予了一个极具报纸副刊式含蓄的名字:《最动人的注目礼》。这名字是编辑改的。曹副区队长给予它的名字相对直白一些——《如饥似渴》。

曹副区队长那年才二十三岁,比新兵大不了多少。虽然在这个新兵训练团他不得不扮演处级领导的角色,但本质上他还是个热爱直抒胸臆的大男孩儿。

现在来描述这张诞生于一九八九年春天的照片:

这是在 S 中队楼前的小型操场上。一百来个身穿蓝色作训服的男新兵,间隔有序地排成十列。他们一律右脚抓地,左脚踢起,右前臂折置于胸前。正如这张照片的名字所揭示的那样,此刻,他们被某种魔力控制。所有的脸全部违反队列条令:右转成接近钝角的那种锐角。视线的中心,一高一矮两个穿着绿军装的女兵,正从操场东侧的红砖路走来。矮小的余蔓琦挺胸抬头,傲视前方,趾高气扬。而我当时的样子,除了扭捏,还是扭捏。我实在无法承受男新兵们如此大规模的热烈注视。

卫生队住吗？”

“不用啦！谢谢啊！我自己背得动的。”我嘴上喊着，心里即立刻涌出一股暖意，脚步不由慢下，马上被他们追上。

“别听他的，曹副区队长没说。”

“仲义，我是叫你过来帮腔的，你倒好，老拆我的台。”陆键拦到我前方。“嘿！仲义说得对，是我主动跟曹副区队长要求的。你和仲义不会是亲兄妹吧？他叫张志煜——哦！你也可以叫他仲义。”

天虽然是黑的，但如此近的距离还是可以使我看清仲义的样子。仲义长得极白。那种白并非完全来自他的肤色，更来自他的出身——我下意识地作此引申。在我的经验中，乡下孩子里从不会出现这样一种白，他们即便白，也不会白得如此润泽、素净，他们的白定是掺杂了风霜和坎坷的，往往是种糙白。

“还是让我帮你吧！甭客气啦。”仲义说。

回到队部，我发现余蔓琦的背包已经不见了。看来余蔓琦先行一步了。等陆键和仲义把我送到卫生队，我看到余蔓琦正和一个挂着上等兵军衔的胖乎乎的女兵坐在一张上下铺床上聊得不亦乐乎。那个屋子只有那一张高低床。胖女兵热情地站起身来告诉我，卫生队领导安排她的房间里住一个人，隔壁的孟班长屋里住一个人，她这屋里已经有余蔓琦了，所以我只好跟孟班长去住。

我和仲义、陆键走出来，敲隔壁的门——没人。等了约五六分钟后，我看到昏黑的走廊里走来一个方脸宽肩的女兵，两手合抱着一只脸盆。那女兵径直走向我们三人站立的地方，走到这儿，突然站住了，冷峻地盯着我们。我们立刻意识到挡住了门，连忙向两边散开。那女兵向前走了两步，一边掏钥匙，一边略有所悟地望着我。

“是你要住这儿吗？”

看来这女兵就是胖女兵所说的孟班长。我立即想起我曾经待过的那个女兵训练营里那些难以取悦的女班长的样子，心中害怕，连忙应声答是。孟班长——孟欣丽把脸盆往我手里一塞。

“先去给我把衣服晒了。出了门左手边就是晾衣场。”孟欣丽猛地别过头，瞪了陆键一眼，“看什么看？傻不愣登的，有病啊？”

孟欣丽跟门有仇似的用钥匙猛捅门锁。门开了，屋里的灯光扑向她的脸。我

发觉她竟然长着一张堪称英俊的脸。

“今年咱们团怎么竟接些傻子过来了。刚才有个女兵都把背包放我屋里了，我一转身她又不见了，比傻子都不如，是个神经病。”

哦！余蔓琦果然精明。

第二天上午，我和余蔓琦按时走向S中队的专业训练室。训练室在中队的三楼。这个中队为学兵开设的专业是报务。毫无疑问这就是我将要学习的专业了，这一点来这儿之前我就知道了。快到训练室后门处，我听到阵阵尖锐却悦耳的声音。它们有着非一般的魔力，将我的注意力立即凝聚。

余蔓琦在后面捅了我一下：“愣什么呢？赶紧进去吧！”

门被曹副区队长推开，那种声音被陡然放大，劈头盖脸扑向我。

座无虚席的训练室里，新兵们背对着我们，戴着耳机，端坐在各自的位置上。他们手上拿着铅笔，忙不迭往纸上抄录着什么。那声音正是从那些耳机里发出的。正前方的教练桌上，一个中士军衔的士兵教员背对黑板，有规律地摁压着桌子右侧上方的一个铁疙瘩似的东西。声音的源头显然出自那铁疙瘩。曹副区队长引我们在靠墙的方凳上坐下，用手一指最前排左侧两个空着的座位。

“那是你们以后的位置，但这两天你们要先来熟悉一些和这个专业相关的基本的东西。六个月的学习时间，进程上，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抄报，抄报呢又分两种，先是二十六个英文电码，后面是数码；第二阶段是发报。今天是正式开课第一天，电码抄写阶段就正式开始了。”

看来前面那位老兵教员看到异性也跟这团里的所有男新兵一样沉不住气。他忙里偷闲地不断眺望我们。仿佛为了配合我的思绪似的，他突然笑逐颜开，放慢了摁压的速度，以使电报声更显优美，逼近音乐。

我立刻对那种声音有所领悟。这声音总体上是由两种声音构成的：一种是点状的声音，如金属的液珠滴到钢板上；另一种是线状的声音，如同流弹划过天际。

“滴答”声突止，那教员说了声，“休息一下”。教室里的声音立即被唧唧喳喳的人声取代。我看到陆键第一个扭过头来，向我笑了一笑，以示招呼。曹副区队长拿出两张表，分别交到我和余蔓琦手里。

“这是一张电码表，这上面标明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所对应的电码名称，你

们听到那‘滴’和‘答’的声音了吧？每个英文字母都用不同的‘滴’与‘答’的组合区分，比如a是‘滴答’，b是‘答滴’。你们这两天要做的，是把这些电码背下来。”他们之前全背会了，所以今天正式训练一开始，就进行抄收训练了。

他变得语带挑衅：“他们从熟悉电码到今天第一次抄收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但你们必须两天内做到基本熟悉。因为你们得尽快加入正常的学习序列。只有六个月的学习时间，很紧迫。这六个月后你们就得是一个成熟的报务员，所以一分一秒的时间都耽搁不得。明白了吗？”

正如陆键昨晚所言，曹副区队长稍后说，我和余蔓琦果然被编在一区队一班。在教室里坐了一阵子之后，曹副区队长把我们带到二楼一区队的活动室。整整一天，我和余蔓琦都在活动室里背诵二十六个电码概念。一上午过后，我惊觉自己喜欢上这个专业。中午吃过午饭，余蔓琦回卫生队午休，我仍跑回队部背诵。一整天，我都处于亢奋的学习状态中。晚饭前，我竟然把所有电码概念背得滚瓜烂熟。曹副区队长进来抽问我们时，刚说出一个字母，我马上就说出了它的电码概念，而余蔓琦往往慢了半拍。抄报考验的就是反应速度。我对这些电码概念的敏感程度，不可小觑呢！

“厉害啊，我打保票，你学习后半程能参加团里的专业大比武。”曹副区队长由衷地赞美我，并给余蔓琦施加压力。“你可得加油了。”

余蔓琦一声不吭地接受曹副区队长的鞭策，脸色很难看。像她那么敏感又好胜的人，一定会认为我废寝忘食的学习态度导致了我们的差距，换句话说，她一定会觉得我是在设法让自己出风头。晚上仍然上课，八点钟才结束，余蔓琦没等我，自己先回卫生队了。我学得兴起，索性在学习室里多逗留了半个小时。

这半个小时的时间被我用来展望前景了。

其实三天前我才接到这个学习任务的。余蔓琦也是。

在先前那个地方，我和余蔓琦并不是一个连队的，互不相识。我们都是只接到了任务，但没有权力知道为什么要去学习这个专业，更不知道学完后去哪里。女兵们新兵连结束后要么去干话务员，要么是卫生员，两者都是挺舒服的工作岗位，大家犯不着去学一个难以揣度的专业。因为这个任务被搞得那么神秘，当时连里的女兵都不愿意做那个接受它的人。我却自告奋勇。只因班长说，去学这个专业，对学习者前途更有益，比如以后上级会优先考虑给予考军校的名额。我来

当兵不就是为了考个军校什么的吗？什么事对此有益就去干什么，别的就基本上不用考虑了。

余蔓琦成为被选派到此的二人之一，原因在于她稀奇古怪的个性，她是个越有挑战越想试试的女孩儿。

不管怎么说，在来这儿之前，因为太多未知数，我一直是惶恐不安的。而这一天的顺利或小成功，已将我的那些恐慌驱逐得一干二净。

回到卫生队已经八点五十分。我不敢开灯，怕孟班长已经睡了——如果孟班长没去值班室值班的话。窗帘被拉紧，外面的月光一丝都射不进来，屋里一团漆黑。我小心从床底下抽出脸盆，踮着脚尖出门去水房。水房里的灯全坏了，和走廊里的状况一样。我摸索着打开一个水龙头，却发现停水了。我住的这一层是二楼。我记得以前在那个女兵营，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到底楼就能接到水。我跑到一楼水房，发现照样没水。我提着空脸盆上楼回到房间。等适应房间的黑暗后，我凝神察看下铺，感觉是空着的，便去开了灯。孟班长不在，可能真的去值班了。靠窗户的地上摆着一个塑料桶。我走过去，看到里面有大半桶水。我下意识地拿起勺子，但立刻放下了。孟班长的水，我是不敢用的。我关了灯，爬到上铺，和衣而卧。楼下突然传来两声呼唤，似乎是陆键的声音。我跑过去打开窗户，探出头往外看。果然是陆键。

“张致玉！你下来吧。我带你去打水。”

陆键仍然是和仲义一起来的。从昨天到今天，仲义给我一个模糊的感觉，他是陆键的跟班。但只要仔细辨听他们的对话，便会知道事实不是这样。

“我们拜过把子的。呸！就在那边一棵梧桐树下。”

我跟着二人沿着卫生队前方的大操场往前走，陆键指着卫生队拐角处的一棵树告诉我这个情况。其实我并没有向他发问，但他却答了。这人年纪不大，却像那些中年男人那样极善于察言观色。

“嘿！我知道你肯定急坏了，所以赶紧跑过来带你去打水。”

陆键显示着他的聪明，在月光盈盈的夜色中打量我。

“有件事你要记住，咱们团这地方太偏僻了，自己给自己供水。这一带缺水，所以团里经常会停水，搞得人措手不及。今天你是不明情况，以后你可得小心，平时一定要在屋里备一桶水，这样停水的时候可以应急。有时候一停三天呢。”

等我们快到卫生队时,已经不用急跑了。他们两个人竟然都没挂彩,只是变成了落汤鸡。等走到卫生队楼前的灯光下,他俩望着彼此失声狂笑。

“太过瘾了!”仲义说,“来部队这么多天了,老子憋得都快疯了,就盼着打一回。”

他把脸盆放到地上。

“我们就不进去了。感谢你给我打架的机会。”

他又当胸揍了陆键一拳。“记住,这一架是为你打的。”

有人向团部揭发了花圃里的殴斗事件。团里派了个调查组,调查来调查去就对准了S中队。团调查组的人说,这件事性质恶劣,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查到当事人必须从重处理。

这是接下来的第二天中午,闻队长取消了一个小时的午休时间,把全中队一百来号新兵全集中到二楼的走廊里,喝令打架者主动站出来。我和余蔓琦躲在三楼的楼梯口,偷听到了大会全过程。闻队长参加过八十年代初那场边境战,训人是他的长项之一。

“打架的,给我站出来!”

闻队长用半个小时的训斥作开场白,最后才喊出今天的正题。

队列里鸦雀无声。我突然生出一个冲动,要跑到二楼去,向队长承认自己与这件事有关。最终我还是没有将这个念头付诸实践。如果让人知道我与这件事有关,事情更不好收场。单纯的打架与因一个女兵的缘故而斗殴,性质不可同日而语。就在我思来想去之时,仲义嘶哑却高亢的声音出现了。

“报告队长!是我!”

“你胆子不小!叫什么名字?”

“张志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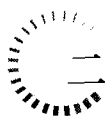
接下来闻队长的声音不见了。之后楼下是短时间的静穆。很意外,闻队长突然说了声“解散”,接着这次集合行动戛然而止。我颇为不解地望了望身边大眼闪烁的余蔓琦,后者撇撇嘴,表示她更为不解。下午上课时陆键偷偷告诉我说,仲义只是被队长叫到队部批评了一顿,被警告下不为例,这事就算了结了。

陆键很是内行地分析队长为什么要这么做:“哪个队长愿意向团里承认自己

中队出了事呢？队长不会向团里检举仲义的。”

那个中午仲义勇敢承担让我对他的感觉从虚无迈向实质。

生活已予以我一个对仲义产生好感的具体依据。



二、唯你独笨

星期六下午，陆键请我“吃饭”。

按照陆键本人的理解，求爱先要请客请饭。至于该怎么请，他觉得应该去饭店，这样比较正式，才能显出诚意。问题在于，只有营北镇才有饭馆。新兵外出难过登天，每个班只有一个新兵在周末才能有幸去营北镇上逗留一时半会儿。

经过民主讨论，大家决定让陆键在服务社象征性地买了四袋鱼皮花生，外加人手一罐饮料或啤酒，以此达成他的请客心愿。

本来陆键只想请我一个人的，不包括余蔓琦，是我强烈要求余蔓琦共同参与的。我以为余蔓琦会拒绝，不曾想她欣然同意。

余蔓琦虽谈不上漂亮，但周正、匀称，客观地说还是很可爱的；更何况，在这样一个男兵林立的营院里，一个女兵无法不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余蔓琦只要敢于接受邀请，新兵们可以立马把队伍一直排到营北镇。此际她如此爽快，很是令人费解——她始终是个我不能完全洞察的人。

我们四个人坐在军人服务社正前方的花坛上吃鱼皮花生。仲义一个人在抽烟，陆键不抽。从营门口那里走出两个全副武装的纠察，沿着营门与服务社之间的大道往东走。仲义把烟倒转过来，烟头方向向着掌心，烟嘴捏在指间，拳心向下，这样不注意看是不能发觉他手里有烟的。余蔓琦不屑地瞥了仲义一眼。仲义看到了，脸色沉了下来。“怎么？你以为我不敢当着纠察的面抽？”

“那你来！来嘛！”余蔓琦冷笑。

仲义飞速将烟掉转方向，又醒目地叼到嘴上，狠狠地吸着。陆键跳起来，抢走仲义嘴里的烟，扔到地上踩灭了。

不时有新兵经过花坛，无一例外向我们两个女兵投来热切的直视，多数人会瞥一瞥我们身边的陆键和仲义，眼里不乏忌意。陆键对那些忌妒的目光甚为受用。某个时刻，在谁也没提前注意到的情况下，先前在远处路上行进的两个纠察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

“同志！请出示您的证件！”

这两个高大的纠察，呈准备押解犯人状，肃立到我和余蔓琦两边。

“你们是哪儿来的？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

他们盯着我们身上的绿色军装。陆键赶紧把我们到本团代培的特殊情况向纠察汇报。纠察完全没有走开的趋势。余蔓琦忽地娇声喊了起来：

“我们就是团里的兵嘛！证件哪有啊？才到部队几天啊，哪来的证件？你去问问路上走的那些新兵，谁这么快办完证件了？”

纠察的表情因余蔓琦的语气舒展，虽然看得出来他们尽可能地掩藏着笑意。等他们走后，陆键鄙夷地分析，这两个比我们军龄只大了一年的兵在利用手中的那点小权力变相跟女兵套近乎，而我们身上的绿军装无非是一个借口。仲义则冲着他们的背影冷笑，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无意识地打击一大片。

“想女人想疯了，变着招儿过来套近乎。真应了那句糙话：三天不见女人，见了老母猪都发情。”

余蔓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纠正他：“喂！骂谁？谁是老母猪？”

仲义笑了，把拢在拳心里的烟转正了，冲着陆键赖呵呵地笑。余蔓琦突然站起来就走，我和陆键怎么喊都喊不住。

这有什么好计较的？我望着余蔓琦的背影想，这女孩儿真是神经质。

春天已经比较深入人心了，令人困乏。仲义连着打了三个哈欠。陆键没话找话，吹捧起我来训练团这短短一星期在专业学习中的不俗表现。

我和余蔓琦是星期二来的，星期三开始学习，等于说才学了四天，就这四天，我就赶上了这些事实上已经学了将近二十天的学兵的学习进度。我也不甚清楚自己这一次怎么这么能学，按说我并非特别具有学习天分之人，果真那样我早就考上大学了，犯不着在参加高考补习班中途弃学从军。也许是这专业太适合我了吧。适合这种东西，总是能够把人的潜力激发出来。

陆键在那里极尽溢美之词，我却不怎么在听，注意力基本上在仲义那里。几

天后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清仲义的样子。他竟然是英俊的。如果早在对仲义产生强烈好感的那个他主动站出队列的中午,甚或更早时候看清了他的英俊,我就不会轻易让自己对他产生好感了。确切说,是不敢。仲义白皙的脸、湿漉漉的红润的薄嘴唇、略瘦的身材、不疾不徐的语气、散淡不经的眼神,这些,都足以说明他来自城市而非农村,要知道S中队几乎都是河南来的农村兵——包括陆键,所以仲义是特别的;他看起来还很有主见,这个年龄的人不是谁都能有主见的,尤其新兵们,更是不敢有主见,仲义的主见无非证明了他的自信,而他的自信一定来自于他的出生,如此说来,他不仅来自城市,更可能来自城市中某个显赫的家庭。

我坐在仲义和陆键之间揣测着他,深深感受着来自他的吸引力。新兵们认识之后最先会弄清对方是城市还是农村的。在那个年代,城市兵和农村兵退伍后的出路迥异,前者一退伍就能安排到好工作,后者唯一的出路就是留在部队,要真退了伍只能重新回到农村,复习并永远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所以,大家对彼此入伍前的户籍兴趣很大。但吸引我的并非是仲义可能显赫的出身,而是这种可能的显赫所带来的神秘气息。像我这样的乡下女孩儿,极易对一个特别具有城市气质的男孩儿产生浓厚兴趣。

“张致玉!你怎么不说话了?说点什么吧。”

“说……说什么?”

我望了陆键一眼,意识到我之所以答应他的这次邀约,完全是因为仲义与他形影不离。直到现在我几乎没有认真看过陆键的长相。他比同样是十九岁的我和仲义大一岁,但他气质上却全然没有男孩儿的影子,如果换上干部服,没人怀疑那军装不是他的,他似乎天生就是当领导的料子:身架子宽宽大大,表情沉稳、持重。

“嘿!说说你是怎么过来当兵的。女兵不好当啊!”陆键表情很真诚。

“我稀里糊涂就当了的。”我决定向他们坦承当兵的前因后果。在这之前,我始终把它当成一个秘密。“本来我在上高考补习班,打算明年考大学。突然听说有部队在四川接女兵,我自己就坐火车跑到了成都,找到了接兵干部。反正就这样——”

“你可真行!”陆键眼睛瞪得老大,不相信我的说法似的。仲义也不再懒洋洋的了,陡然生出一脸兴致,瞥着我。我有种向仲义倾诉的冲动。

陆键对我的追求多少有点儿不牢靠。幸好我从来没想过要和他发展成那种关系。

“我家里出事了！”仲义突然瓮声瓮气地说。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陆键连忙问。

“你别问了，反正出事了。这两天，我烦得很。”

余蔓琦打量着仲义，眼里闪动出先知先觉的光芒。按照我对她业已成型的有限理解，我猜测她一定认为仲义在为学习受挫找借口。果然，余蔓琦哼唧唧一番后，哧哧笑出了声。仲义懒得理她。

“我都快给憋疯掉了！”仲义只是抽烟。

一个纠察神出鬼没般闪现，提着电棍指着仲义叫他把烟丢掉并问他是哪个队的。仲义没丢烟更不及时回答对方的提问，甚至连站起来都没有。纠察来火了，举起电棍欲向仲义捅去。陆键连忙低三下四地请求这两个挂着上等兵军衔的纠察网开一面。要知道在训练团被纠察把名字登记一次是要被全团点名批评的，这岂止是大事，简直会要人命。陆键口才好，也许更因为我们两个女兵的存在软化了纠察一贯的强横，纠察说了声“下不为例”，并命令他们赶紧归队后走了。我们换了个花坛坐下来。仲义猛地呵斥一声。

“我操他祖宗十八代。老子真是犯贱，在家里舒服日子不过，跑到部队来受这些罪。”

他的声音大得很，惊得陆键要去捂他的嘴。纠察要再来咱们就完蛋了。仲义的声音小了点。

“我都不知道我是来干啥的。我干啥要来当这个兵。你们个个都学得那么好。就不行。我抄不了这玩意儿。我一听到那‘滴滴答答’的声音就烦，脑子就硬了，根本转不动。”

余蔓琦很不合时宜地笑了。仲义立时火起。一火起他又“饿”啊“饿”的了。

“余蔓琦饿告诉你，你别笑饿。饿要不是看你是个女的，早抽你了。”

余蔓琦这回不理睬仲义的警告。我转过脸专跟陆键说话。“我说陆键，全中队的男兵，就数你最厉害了。你想拿多少红旗呀？”

陆键很不自在地看看仲义。仲义往地上吐口水，怏然吼了一声。一听，竟是某种我闻所未闻的戏剧唱腔，与他玩世不恭的样子极不相称。

“你唱的是什么？”我问。

那个傍晚仲义简直不像个新兵，他一面似是而非地干活，一面发起了牢骚，声音还不小，整个菜地里的人都能听得见，幸亏菜地里只有一个拿他没办法的领导，要是闻队长或姚区队长在场，他敢那么大放厥词，那真是没事找事了。

仲义在那个傍晚以陆键为主要倾听者的牢骚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他的当兵之举实在是不慎重的。不慎重在于，他在没了解当前部队实际情况的前提下，竟然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当成了这个兵。为什么他如此不慎重？那要怪他父亲的一个下属在他七岁生日那天送给他的那只收音机。天知道他是怎么回事，这辈子除了爱听收音机之外，其他任何事一概提不起他的兴趣。那些年里，收音机里成天播放刘兰芳、袁阔城等人的评书，从《岳飞传》、《杨家将》到《三国演义》，不一而足。因为这些评书令他对戎马生活产生了极度的好奇。那些评书统治了他的少年情怀，使他产生一个错觉：好像古往今来的人生都那么金戈铁马似的，因此他脑子里连做梦都想让自己金戈一回铁马一回，这么着他就来部队了。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部队竟然像他最讨厌的学校一样，一上来就用学习这种无聊、琐碎的事考验他，除此之外是日复一日平庸的整理内务、种菜、打扫卫生，连去厕所拉个屎都要先向领导请示，随便的一个走路姿势都要接受无所不在的目光的严苛审视，并且他身边都是些大气不敢喘的胆小如鼠的人——他指的是新兵们——所有这些，都让他失望。他觉得自己人生最大的失误竟在他二十岁不到的时候就出场了。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自己的这场错误。

“你知不知道，我小学都没毕业。我档案上填的‘高中毕业’是假的！”

仲义末了向陆键以及无所不在的耳朵们自爆这个秘密。那年头的兵役法规定，城镇兵必须高中毕业才有当兵的资格，仲义显然是在说他其实是没有这个资格的。他在发牢骚的过程中，陆键数次提醒他小声点。等他说出这个秘密时，陆键都快要去捂他的嘴了。

的确，仲义的这场“控诉”是愚蠢的。他在向宽容的曹副区队长挑衅吗？挑衅一个唯一能容忍他的领导？目的是什么？他还连带着把新兵们全诋毁了，这无论如何都是不理智的。他这种出身的人，容易把什么都不当回事，于是敢于信口开河。

我看到许多新兵不时向仲义投以厌烦的一瞥。无端地，仲义就把自己推向了孤立的境地。而他，却一副发泄完毕如释重负的轻松劲儿。

仲义到底还是被陆键的直露感染了，他本质上应该也是个特别率性的人。

“陆键，你方方面面都好。你比我有前途，好好干吧。我看好你！我干啥啥不行的。你把我当哥们儿，我知足。我没白来部队，交到你这个兄弟，知足。不扯了，说正事。你放心！我会保护好她的。”

他们像最终达成协议的红蓝军队双方代表一样，紧紧地握了握手。我望着他们，突然流下泪来。陆键看见了，赶紧安慰我：

“你别啊！有仲义在，什么都不用怕。记得停水的时候赶紧叫仲义！”

他说到这里与仲义相视一笑。

仲义也赶紧调侃：“又不是生离死别，别那么舍不得嘛！”

显然他们都无意或故意地误解了我，我也不必解释。我亦笑了，第一次长时间地凝视陆键，他确实生着一副胸怀大志的面相。陆键竟也被我看得不好意思起来了，把头转向仲义，冲他吱吱直乐，不再开腔。我始终奇怪这个对荣誉朝三暮四的人为何偏偏对我持之以恒地示好，直到现在，我与陆键之间连一次单独相处的情况都没发生过。

“不停水的时候也可以叫我。嘿！我看咱们区队里的沈晓宾挺欠揍的，还老盯着你看。”仲义对陆键做了个砍杀的手势。“谁要是打她的主意，我抽他娘的！”

陆键忽然看了看表。“快回去！赶紧回去！”

他们站起来欲离去。仲义想起什么似的问陆键：“你真不打算告诉我要去干什么？”

陆键严肃地说：“真的是军事机密。我不可能告诉你。早上闻队长私下里会见了，说今晚就走——要不我能这么着急地把你俩叫出来？”

陆键是和闻队长一起离开S中队的，同时离开的还有一个班长和五个新兵，都是些相对高大、健硕的男性。那天半夜，又下起雨来，还刮起了风。我在半梦半醒间听到几辆卡车在院子里发动的声音。那声音很快被风雨声吞并了。想必陆键他们就是乘这些卡车走的。卡车不止一辆，这是否说明别的十几个中队也如S中队一样抽调出了几名精兵强将？他们就这样乘着夜色神秘地离去了。

那个夜里，我联想自己被派到这里学习报务专业却无权知道究竟为何学的情况，渐渐就对部队这一概念有了真切的理解。